
上海市“十三五”规划要打好 “创新经济”牌

课题组¹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要】：伴随新技术新产业革命的持续深化，逐渐催生一种新的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新经济形态，即创新经济。本文分析了创新经济的概念起源、内涵及特征，结合上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四个中心”功能提升、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与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等角度分析了上海发展创新经济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提出将创新经济纳入“十三五”规划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上海 “十三五”规划 创新经济

创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或发展模式，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发展形成，它具有与以往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形态完全不同的鲜明特征。在创新经济中，创新渗透到经济体系各个环节，资源要素以创新活动为中心进行配置，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建议将创新经济在“十三五”规划目标、发展主线、战略导向和重点任务中予以体现和强化，使之成为引领“十三五”上海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聚焦点。

一、什么是创新经济？

“创新经济”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术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由美国麻萨诸塞州科技合作组织发布的《麻州创新经济指数》报告（Index of the Massachusetts Innovation Economy, 1997 年开始年度发布）。

该报告提出的创新经济核心内涵为：经济各要素在各个层面上开展的创新活动构成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扬。

伴随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发展动力的强化，创新经济开始出现在一些权威机构的咨询报告中。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将经济体划分为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相关专家学者归纳出创新经济主要标志为：高比例的知识资本投资、高频度的创业活动、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具有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群体性：创新经济的技术基础和创新特征有别于传统经济。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

作者简介：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十三五”系列研究课题组：马海倩、丁国杰、杨波、汪曾涛、华夏、朱春临、金哲超。

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对本轮技术革命，美国学者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将之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他将人工智能机器时代的技术革命描述为“指数级的增长、数字化的进步和组合式的创新”。

所谓“指数级的增长”，即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增长不是蒸汽机时代的线性增长（每隔 70 年其性能才会翻一番），而是符合“数字化计算能力每两年疯狂成倍增长的摩尔定律”，布莱恩约弗森将其形象地类比为“我们正处于棋盘的另一半”（国际象棋 64 格棋盘开始的时候，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两粒米，以后每格放的米粒数是前一格的两倍，依此类推，要填满整个棋盘，那么将需要 18×10^{18} 的米粒数）。

在“互联网+”时代，摩尔定律与梅特卡夫定律两个指数型增长效应叠加，将释放出巨大的创新能量。所谓“数字化的进步”，即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延展，每种机器或物质载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电子数据，这些数据意味着可以迅速发现和分析某个生产和操作模式、快速复制全球规模的某条生产线，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提升的速度和幅度变得更为急速和剧烈。

所谓“组合式的创新”，即不同应用程序可以组合成为新的技术，制造服务融合、服务跨界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层出不穷，产业边界趋于模糊，催生形形色色的跨界融合“新物种”，如把 Google 地图和像 Waze 这样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组合在一起融入一个 GPS 中，就可以形成导航的技术和工具。

“互联网+”更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 DNA 注入各行各业，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层出不穷、彼此交融，最终呈现一个“连接一切”的新生态。正是由于新技术革命下技术进步和创新孕育、涌流迸发，驱动创新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使创新经济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济形态而存在。

二是大众化：创新经济中的创新主体有别于传统经济。“开源式创新”是创新经济的一大特色，创新主体呈现出大众化、低门槛、高活跃度的态势。基于软件开放的源代码不再局限于一般的程序员，而是可以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成千上万人来编写。

“互联网+”成就了这种“寓大于小”的创新生态系统，放眼整个互联网，数以万计的人们在不计其数的开源软件平台上协同工作，打造出与众不同的全新功能，企业正逐渐变成无边界的开放组织，创新主体已经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大院、大所、大企业的藩篱，模糊了专业人士与业余玩家的界线，在全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小微企业、创客、个体扮演的角色分量在加重，形成一种群体智能，呈现出一种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式经济。同时，参与创新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形成一种群体智能，各类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加速器、孵化器等服务于创新活动的机构参与其中，形成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热带雨林”。

三是网络型：创新经济的整体运行模式有别于传统经济。基于网络平台的创新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下垂直分工、封闭链条的发展模式，埃森哲公司将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跨界合作关系称之为“伙伴经济”。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甚至消费者）之间的链条关系逐步演变为扁平化、伙伴合作的关系，各个主体、各种要素通过网络嵌入到整个平台之中，从而实现研发、创意设计与生产的对接，如个体可以将创意、设计分享到网络，可以将 APP 设计上传给制造商；实现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如电商、微商的发展，促成了供求的广域、快速和无缝对接。

“无缝连接”用户成为一种重要能力，借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说，“互联网+”生态中，实现连接的层级单位越小，熵就越低，商业活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耗费就越少，效率就越高，生态体系也就越有活力。换言之，未来如果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实现与个体用户“细胞级连接”，必将有生存之虞。

同时，在网络化时代，企业可依托免费平台提供增值服务实现盈利，业界将其形象地概括为“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这与传统企业通过卖产品、卖服务，直接从成本价格差中获利的单一盈利模式不同，创新经济免费、共享、轻资产的特色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综上，创新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下催生的一种以群体性、大众化、网络型创新为基础，以泛在连接、平台共享、跨界融合、用户牵引为主要特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层出不穷交互影响的新经济形态。

我们理解，创新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理念；不仅是技术、产品或服务合并企业组织层面的变化，而且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或发展模式；不仅是生产方式，而且是生活方式，更是经济中心城市需大力倡导和发扬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唯创新者存、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兴。

二、上海是否现阶段合适提创新经济？

我们认为，创新经济深刻反映上海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事关“十三五”上海的发展主线、产业方针、“四个中心”功能拓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动力转换、政府治理变革等重要内容，也是上海在新形势下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当好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内在本质性要求，打好创新经济牌是上海“十三五”规划要完成好的答卷。

1、创新经济有利于上海超越传统模式、实现动力转换。上海先于全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传统动力弱化，新兴动力尚未形成，动力转换特征明显，要求更为迫切。加快发展创新经济，将为上海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源。

传统模式下，大规模的投资、高速增长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经济中，上海仍将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补短板、还欠账，更新城市基础设施，但投资更多地要转向新兴产业、科技研发、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

传统模式下，国资国企、大企业、跨国公司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经济中，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创新创业者的无穷潜力和活力将被激发释放出来，形成新动能。传统模式下，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创新经济中，众多企业家在竞争开放的市场上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通过企业家不断地试错来发现、创造和培育市场需求，用企业家才能和“众智”拓展市场新疆域，构筑大都市经济新生态。

2、创新经济契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功能深化的要求，为“四个中心”建设注入新内涵。主动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新趋势，上海“四个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增强对创新资本、智力资本等关键要素的整合配置能力，提升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的位置。“互联网+”将催化出“四个中心”升级版服务功能。

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财富管理、新消费金融等将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新亮点；基于互联网整合的供应链管理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高端、现代的航运服务业带来新机会；智慧商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离岸贸易和服务贸易等拓展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新空间；“互联网+”渗透融合下的泛娱乐产业、社交平台、智能制造工业、健康和教育等新业态也将为国际经济中心功能增添新亮色。

3、创新经济顺应上海产业变革和升级趋势，为“三化一融合”产业发展方针拓展新空间。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比重达到65%以上，规模比重已经不是上海服务经济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关键是要提升能级和辐射力。同时，还要防止过度过早“去工业化”，保留和发展一定比例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端制造业。“十三五”上海仍要坚持高端化、信息化、服务化、产业融合“三化一融合”的产业发展方针，但需要赋予产业发展方针新内涵。

作为创新经济核心内涵的互联网显现出强大的包容性，涵盖了服务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成为产业转型

升级和融合创新的切入口，其针对问题痛点、体验空白、价值盲区所实现的跨界融合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将带动大批兼具创新性和生命力的新业态不断脱颖而出。

创新经济下，上海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就是向服务、高端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升级，实现“两头在沪”发展，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产出效率；服务经济就是要在全面拥抱互联网的过程中，不断生长出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新业务、新模式，提升产业能级，而且互联网产业本身也会自我革命、持续迭代；现代都市农业也会积极拓展基于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生物技术的精准农业、生态农业。

4、创新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快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形成适应创新经济发展要求的宽松环境。创新经济是基于市场自动、自发、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经济，客观上要求大力度放宽管制和完善创新生态环境。

传统模式下政府习惯主导指挥分钱分物当裁判、实施行业目录管理、侧重于扩大供给能力、偏好规模经济和大企业、依赖事前审批和部门行政分割的治理方式，与大力发展创新经济的内生要求格格不入，应以尊重市场和创新规律、激发企业家才能和个体创新创业潜能为前提，加快革新政府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树立整体政府、有限政府和透明政府新思维，从习惯性“出手”到“放手”、“收手”。如：产业规划要从重行业到重业态重主体，切实改变过去行业目录管理方式，切实改变过去政府直接出资资助项目的传统做法，要加快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对未知的产业和技术创新活动要“留白”；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为各类微观主体发育提供更充足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切实改变政府部门对信息资源的封闭式管理，从信息公开走向数据公开，打造透明高效的政府等。